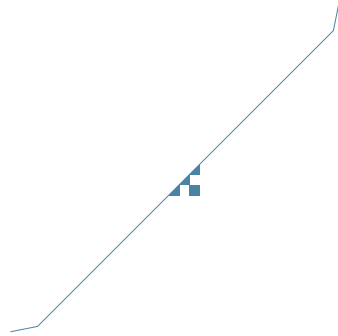


文明互「鑒」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銅鏡的國家之一，從四千多年前齊家文化誕生第一面銅鏡開始，便於中華文化的發展過程中結下了深厚的淵源。銅鏡背面一般雕刻各種紋飾圖案，不僅濃縮了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思想觀念和審美情趣，且往往帶有十分重要的文化內涵。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家們常以「鏡鑒」來引喻為人處事的態度，《莊子·內篇》有兩處提到「鏡」，《德充符》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所蘊含的哲理是人唯有靜心，才可觀照萬物，不受外在因素影響內在心神；《應帝王》中說「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則意為有修養之人，其起心動念應當像鏡子一樣，來者即照，去者不留，應合事物本身如實反映，而不去刻意掩藏，從而在理解上不被誤導。《楚辭·九辯》亦提到「修飾而窺鏡兮」，即修飾儀容是需要照鏡子的。而出自《荀子·成相》的成語「前車之鑒」也有類似的寓意，鑒為鏡子，引申為教訓。《說文》載：「鑒可取水於明月，因見其可以照行，故用以為鏡」。古代文獻中「鑒」「鏡」兩字互為通假，這些典籍賦予了器物深厚的人文意涵，都成了悠遠而璀璨的中華文明一部分。



作者收藏的初唐時期銅鏡，直徑 10.6 公分，體積較小，紋飾內容屬孤例。



《女史箴圖》傳為東晉顧愷之作品，或實為八世紀以前的摹作，圖為「化妝」場景部分，從中得知古代銅鏡的基本形制和使用方式。題跋文字意為化妝只能美化容貌，而如果人的品德得不到完善，行為就會產生亂象，以婦德標準來克服邪念才能真正擁有高尚的人格。

筆者收藏有一面青銅鏡，屬隋至初唐風格，直徑為 10.6 公分，體積小巧，版別較為清晰，應屬頭模鑄造。鏡背用雙線高圈分成內外兩區，外區銘文帶刻有初唐或以前較流行的文體四言詩歌，楷書字體端莊秀麗，共 24 字「光流素月，質稟玄精，澄空鑿水，照回凝清，終古永固，瑩此心靈。」尤讓人注目的是內區鈕座外有四個同向繞鈕飛馳的帶翼祥瑞神獸紋樣，若與詩文齊首，則以人臉鳥身的神獸排在最前，按順時針方向緊跟其後依次為：馬首鳥身、駝首鳥身、龍首鳳身。藝術手法採取了高浮雕技巧，形態上呼之欲出，猶若天空中盤旋飛舞之勢，立體感強烈，充分凸顯了匠師的藝術巧思。此一紋樣組合的銅鏡為首次發現，之前在公營博物館或私人收藏中所未見，屬於孤例。

首先，「人臉鳥身」的形象，有幾種可能性。或為晉以後較為流行的「千秋萬歲鳥」，葛洪《抱樸子·內篇》道「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千秋鳥和萬歲鳥通常是成對同時出現，一為人頭鳥身，另一則為獸頭鳥身，是寓意靈魂不死的吉鳥。若銅鏡上為千秋鳥，則旁邊的其中一獸頭鳥身則為萬歲鳥。然而，一對的千秋萬歲鳥通常為獨立存在的形象，不與其他瑞獸一併出現，而且只見於墓室畫磚，其它器物上鮮見。¹在傳統中國典籍中，關於人首鳥身的形象還有《山海經》中所著錄的「句芒」「鳧溪」「竦斯」等神獸均為人首鳥身，均為主司某一方面的神靈。三星堆出土青銅雕塑中，亦有人首鳥身像出現在青銅神樹上，學者一般認為這與古蜀國祖先神「大鳥王」顛頊帝有關。²此外，對於銅鏡上這人臉鳥身的形

- 1 王銘：〈唐宋墓葬中的千秋萬歲鳥與觀風鳥的不同形象辨析、歷史來源及象徵意義〉，《江漢考古》，2014 年第 1 期。
- 2 江壽國、呂卓彥：〈三星堆青銅羽人造型的文化意象〉，《中國藝術》，2021 年第 5 期。

象，也有可能與佛教的「迦陵頻伽」有關，迦陵頻伽的外型也是人首鳥身，是佛教傳說的神鳥，據傳其聲音美妙動聽，故又稱為妙音鳥。然而，西安出土的安伽墓，也讓人們得以窺見公元六世紀生活在中國的粟特人生活經歷，墓門上描繪了祆教（Zoroastrianism，漢譯也稱瑣羅亞斯德教、拜火教）的儀式，繪有大型火壇，左右兩側是兩個半人半鳥的祭司，戴着口罩以免玷污聖火，是典型的祆教象徵，其創作意匠受古波斯「神賜靈光」影響，意為將信眾對火的崇拜傳稟上神。故此，我們也不能排除銅鏡上的人臉鳥身形象與祆教有關。

至於銅鏡上的「馬首鳥身」神獸，或與波斯祆教藝術中的森莫夫（Senmurv）形象有關，在波斯薩珊時期，多表現頭為犬或鹿，身軀為鳥的有翼獸形象，早期帶有天降甘霖的隱喻，現存最早的森莫夫形象為約六世紀的斯基泰寶劍鞘裝飾。而廣泛分佈於歐亞草原的鹿石，其造型也有類似的鳥首鹿身形象。爾後，森莫夫形象在鳥身的基礎形態上稍有變化，在中亞粟特片治肯特壁畫中，森莫夫以翼馬形象出現，通常表現為飛向某人，且給予幸福的含義。然而，不論森莫夫的藝術表現怎樣變化，在形象上和功能上，或多或少都與中國神話中的風神或稱為風伯的「飛廉」有着諸多相似之處，形象上都體現為獸首與鳥身的結合，並且都能帶來風雨。西安何家村出土了一件飛廉紋鎏金銀盤，飛廉形象表現為牛頭鳥身，雙翼張開，尾部向上舒展，與同一時期的波斯祆教森莫夫形象類似。唐玄宗的寵妃武惠妃陵寢內，石槨板外壁有三幅森莫夫的圖像也是鳥身，而獸首則有牛頭和馬頭的不同，尾部都像鳳凰般展翅飛揚。由此，我們得以窺探出，飛廉與森莫夫在唐代幾乎表現為同樣的形象，即牛頭或馬頭、鳥身、飛揚的鳳尾。森莫夫與飛廉都融入了鳳凰的形象，不論是狗頭鳥身，還是牛頭或馬頭鳥身形象的森莫夫或飛廉，它們的尾部都像是鳳凰的尾巴。從這點來看，外來的森莫夫與我國的飛廉在形象上相互融合。

了人類在相互藉鑒與學習中，發展出彌足珍貴的精神文明。

（本文原載《今日中國》繁體版 2023 年 11 月號）



粟特風格的銀鑲金「翼駝」執壺，屬公元七／八世紀作品，現藏俄羅斯聖彼得堡市艾爾米塔什博物館。

研究中亞粟特文化的俄羅斯學者瑪律夏克（B. L. Marshak），在其《粟特壁畫》一書中提到「有翼駱駝」的形象，具有引路、吉祥、勝利之神的意義，或被稱為戰神的韋雷特拉格納（Verethraghna）之化身，是祆教至高神阿胡拉·馬茲達（Ahura Mazda）所造者，在諸天神中武藝最高強，與惡魔和偽信者的戰鬥中無往不勝³。中國現存唯一與祆教有關的建物山西介休祆神樓中，簷枋斗拱上東西兩端各有一祆教的「駝神」木雕，藝術形象基本採具象手法，帶翼駱駝的外形特徵尤為明顯。

然而，這面銅鏡為筆者最津津樂道的，是最後的神獸「龍首鳳身」形象。無疑，這肯定是中國本土文化的瑞獸形象。「鳥身龍首神」又稱「鵲神」，《山海經·南山經》云：「鵲山之首，自招搖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意思是鵲神的數目非常多，是諸山的山神，沒有神名，形象都是鳥的身子龍的頭，彼此間沒有等級關係，也不受天神統領。祭祀這些山神的禮儀是把禽畜和璋一起埋入地下，祀神的米必須是稻，並用白茅草來做神的座席。從上古信仰分析而言，屬這一山系定居的族群，都以鳥為信仰，且用稻米來祭祀山神，即代表他們應屬農耕民族或處於農耕階段，為中華民族大家庭早期發展階段的一員。

至此，讀者們不難窺見，這面鏡子的意義，由於體積較小，或為行走於絲路上的商旅隨行之物，又或以中土為生產中心出口中亞西亞地區的產品（情況類同長沙窯瓷器）。儘管今人不能確切考證出圖像具體分屬哪個宗教信仰或族群，但它們肯定與外來文化有關，或波斯、或粟特、或古印度，且彼此間又與中華文化有機結合，共同見證

3 劉若嵐：〈北周安伽墓神祇圖像研究〉，南京藝術學院碩士論文，頁 90。

共命鳥—— 東西方對「命運與共」的象徵

在《佛本行集經》中，流傳着這樣一個譬喻故事，從前在遙遠的雪山下，住着一隻雙頭鳥，世人給了它們一個名字——「共命鳥」。這隻共命鳥，為了自己的安全，白天在一起進食，到了晚間則輪流守護，一頭如果睡着了，一頭就醒着。雙頭鳥雖然共用一個身體，頭腦和思想卻是各異的，一頭名叫「優波迦嚙啖」，它外號「惱惱」，總是想着負面的事情，每天都過得不開心；另一頭叫「迦嚙啖」，外號「歡歡」，總想着正面的事情，每天都很歡喜地過日子。

有一天晚上，輪到惱惱睡覺了，歡歡獨自看守。它睜着眼睛，看着森林裏的螢火蟲飛來飛去，蛙叫蟲鳴，非常好聽，它想到：「我多麼幸運住在這美麗的森林，連晚上都不減風華。」正想着的時候，突然聞到一陣濃鬱的香氣，仔細一看，原來是一朵芬芳的香花，落在頭邊，歡歡想：「太好了，我正口渴，天上掉下一朵美味的香花，惱惱睡的正甜，我不叫它了，反正我單獨吃或一起吃都一樣會解渴。」歡歡便獨自默默地把香花吃下了。

到天亮時，惱惱醒了，打了一個飽嗝，才發現自己的肚子很飽，神清氣爽，吐氣如蘭，便問歡歡：「我睡覺的時候，你吃了什麼東西？」



■ 甘肅瓜州榆林窟第 25 窟壁畫上的「共命鳥」，以半人半鳥的伎樂天形象示人，為中唐時期吐蕃統治敦煌階段的代表性作品。

使我感覺這麼好。」歡歡說：「你睡覺的時候，有一朵花落在我頭邊，香氣濃鬱，我看你睡得正甜，不想打擾驚醒你，心想我吃了，你也能得到益處，所以就把它吃了。」

惱惱聽了，心裏非常不悅，想着：「我們雖共用一個身體，但感覺和思想卻各自獨立，你看見美味不與我共用，以後有什麼好東西，我也不給你吃。」接下來的幾天，惱惱愈想愈氣，到後來竟心生憤恨：「我們是兩個頭，卻共用一個身體，我每天煩惱不已，你每天卻興高采烈，我乾脆自殺死了算，也不讓你有好日子過。」

這天晚上，惱惱特意飛到一棵毒樹上棲息，對歡歡說：「你先睡吧，今天我來值夜。」等到歡歡熟睡，惱惱就吃了一朵毒花，毒性很快發作，歡歡被痛醒過來，發現吐出來的都是臭氣，吃驚地問：「你

剛才吃了什麼？」惱惱說：「吃了一朵毒花，我想要毒死你，誰叫你上次吃香花沒叫醒我呢？」歡歡說：「你這隻笨鳥，我吃香花是為了你和我的共同利益，沒想到你反而生出猜疑和仇恨，今天害死我的不是有毒的花，而是你有毒之心。」說完，兩頭鳥一起死去。

古代的美術作品上，共命鳥常以一雌一雄的形象出現，共用一個身體，但由於沒有固定形象，有些畫作中共命鳥是雙頭鳳凰或者雙頭鷹。甘肅省瓜州縣的榆林窟第 25 窟南壁壁畫《觀無量壽經變》中，有一個法會場面的小景，描繪了白孔雀昂首挺胸，鼓翅而舞，也彷彿在輕歌細唱，並回眸專注於一旁彈奏鳳首一弦琴的共命鳥，烘托着淨土世界的祥瑞氣氛。畫中這隻共命鳥，是上半身為人，下半身為鳥的伎樂天形象。在古代一些佛教造像中，半人半鳥的共命鳥又稱作「鷓鴣」，常裝飾在金剛寶座的下部。



■ 陶製「共命鳥」，為半人半鳥形象，公元六至七世紀作品，新疆于闐（今和田）約特干遺址出土，現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¹

1 日本 ColBase 国立文化財機構所藏品統合検索システム（日本国立文化財機構藏品綜合検索系統）圖像庫，https://colbase.nich.go.jp/collection_item_images/tnm/TC-489



■ 新疆克孜爾石窟第 38 窟券頂的天相圖，為公元四至五世紀作品，中間部分繪有雙頭「迦樓羅」（金翅鳥）形象，口中含着毒蛇。

在新疆庫車的克孜爾石窟第 38 窟券頂位置的「天相圖」中，也有雙頭鳥的形象，是一隻雙頭的「迦樓羅」，佛教教義進入漢地傳播後，中國人給了它一個漢化的名字「金翅鳥」。在印度神話中，金翅鳥迦樓羅以體型巨大著稱，而且能任意穿梭宇宙，是印度教裏大神毗濕奴的坐騎，後被佛教收進天龍八部，成為佛的護法。據佛經記載，迦樓羅居住在四大洲的大樹上，頭上有一顆凸起的如意寶珠，身上的羽毛有種種金光閃閃的華美色彩。這種鳥的叫聲非常悲苦，平時靠捕食毒蛇為生，由於它為人世間吃盡了毒蛇，體內聚集了大量毒素，臨死時毒發自焚，肉身燒沒了，只留一顆純淨的琉璃心，成為天人們喜歡佩戴的首飾。

不僅印度神話和佛傳故事中有這種雙頭鳥，上古中國也有類似傳說。《山海經》裏記有比翼鳥，它們常常以「雙頭鷲」形象出現在漢代和魏晉時期墓葬的畫磚上，鷲是一種日間活動的大猛禽，也就是人們俗稱的雕，屬鷹科，主要分佈在我國西北地區，體型雄壯且極為有力，形態優美，視力敏銳，飛行力強，以捕食山羊和野兔等為生。

對於雙頭鷹，也許人們並不陌生，如今在許多歐洲國家的旗幟或徽章上都能看到。從考古發現來看，雙頭鷹形象源於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又稱兩河文明，最早出現在亞述帝國（Assyria，公元前二十五世紀至前七世紀），而其小亞細亞的鄰國，即較後期創立的赫梯王國（Hittite，公元前十七世紀至前十二世紀）則首次將雙頭鷹用作皇室的代表符號，出現在赫梯的印章和大型浮雕作品上，是赫梯的國家主流形象。隨着兩河文明的發展和擴張，雙頭鷹標誌在歐洲乃至一些亞洲地域相繼出現，因此有考古學家推斷，漢代畫磚上的雙頭鷲，也許是當年順着古絲綢之路從西而東的文化傳遞。

此後，雙頭鷹也曾在歐洲成為羅馬帝國（公元前 27 年 — 公元 1453 年）軍團的標誌，到帝國後來分裂為東西兩部分，雙頭鷹被拜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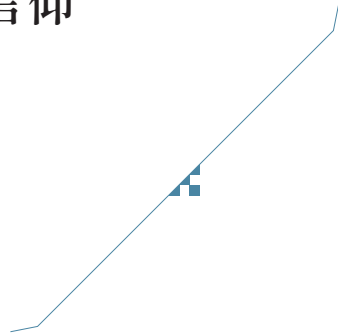
■ 赫梯王國 Alaca Hüyük 城城門東側一塊碩大石頭上刻有巨型「雙頭鷹」形象，它的雙爪分別各抓着一隻野兔。現為土耳其安納托利亞文明博物館所藏。²

庭帝國（即東羅馬帝國）沿襲下來成為國徽，目的是為了彰顯拜占庭帝國橫跨歐亞的特徵。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國被土耳其鄂圖曼帝國所滅，雙頭鷹符號卻不僅沒有衰落，反而爆發出更為旺盛的生命力和恆久的影響力，它的形象流傳至整個歐亞大陸。1472 年，俄國沙皇伊凡三世（Иван III Васильевич）迎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婭為妻，並以拜占庭的繼承者自居，且承襲了雙頭鷹國徽，號稱自己為「第三羅馬」，他認為雙頭鷹的兩個頭部分別代表了東方和西方，蘊含着俄羅斯兼具東西方文化的淵源。時至今日，俄羅斯和一些斯拉夫民族國家，如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黑山、亞美尼亞等，仍以雙頭鷹為國徽標誌。

（本文原載《今日中國》繁體版 2020 年 8 月號）

2 維基百科圖庫：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lacahöyük_Sphinxor_04.jpg

北斗崇拜—— 上古人類共同的星宿信仰



古人上觀天文，下察地理，從而產生最原始的世界觀，繼而創造文字符號來表示對天地的感悟和對大自然的觀察。華人社會較熟悉的「卐」字符號，被稱為「萬字符」，其實最早來源於對北斗七星的觀測，且普遍存在於世界範圍內，是人類共同的星宿信仰。古人觀察北斗七星陣列，因外觀猶如古代舀酒的斗形勺子而得名。以北極星為中心，隨着時間推移而北斗旋轉，每天旋轉 1°，每月旋轉 30°，每季旋轉 90°，一年則旋轉 360° 而復始，這就形成了《四季北斗繞極圖》，北斗的斗柄方向表達了「指時」功能，對先民預示氣候的變化。屬道家學說的《鶡冠子》成書於戰國時期，已有「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之說。

在中國，最早的萬字符分佈在杭州灣南岸平原地區至舟山群島一帶，被稱作為「河姆渡文化」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大約距今 6,000 年到 7,000 年之間。全國各地許多上古文化遺址的考古挖掘中，也能看到萬字符的蹤跡，包括甘肅和青海的馬家窯文化，廣東地區的石峽文化，和山東大汶口文化等等。這些重量級的先民文化遺存中無一例



- 《四季北斗繞極圖》的產生，為先民智慧中對天文學知識的認知，即北斗斗柄繞北極星而旋轉，代表了一年四季之變化，繼而產生了「卐」字符。

外，均出現以萬字符號為裝飾紋飾，充分說明了上古時代中國人對天文學知識的普遍認知。

萬字符的寫法歷來有兩種，即左旋的「卍」和右旋的「卐」並行，《康熙字典》有所收錄。然而，古音已經失傳，現代漢語中均讀作「萬」。在古代中國，隨着北斗信仰的進一步發展，北斗七星的意義由最初主宰日月五星，變成了人間各地方的主宰，繼而主宰人的生死禍福，並成為道教文化的一部分。道教經典《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中敘述了「北辰（亦即北極星之別稱）垂象而眾星（指北斗七星）拱之，為造化之樞機，是人神之主宰，宣威三界，統御萬靈，判人間善惡……」並具體表現在古代帝王的祭祀儀式中，故《史記》

亦有云：「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系於斗」。在古代建築上，秦國的都城雍就建過北斗祀廟，到東漢道教盛行，畫像磚中也經常可以看到這種主題的圖像。今天人們仍能看到運用北斗崇拜而規劃建造的古建築，最有名的可數紫禁城了，它是明清時期的皇家宮殿，為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結構古建築群，紫禁城中軸線上大部分建築物寶頂方位的佈局皆與北斗七星密切相關，比如午門燕翅樓四個角部的闕亭、中和殿、交泰殿、欽安殿的屋頂均為圓珠寶頂，這些寶頂的連線即為北斗七星狀，予以明清兩代帝王所謂的「皇權天授」之意，有若北斗七星掌握天地一樣，能統治天下之能力。

萬字符在印度佛教稱作 Swastika，最初是與佛陀的三十二相有關，即三十二相中提到其胸前、手足、腰間均有此萬字符，但限於左旋，為吉祥、清淨、功德圓滿之意。而源於印度古老的耆那教傳說中，也認為 Swastika 代表了將會出現的第七位聖人。其實，佛教與耆那教最初許多概念都是近似的，皆屬古印度沙門思潮所派生出來，也有學者認為這是印歐民族在入侵印度後自西亞帶來的文化基因。後來，隨着佛教進入華夏大地，萬字符亦受到道教思想的影響，最明顯的例子是密宗經典《北斗七星護摩秘要儀軌》中，有所謂「北斗七星者，日、月、五星之精也。囊括七曜，照臨八方，上曜於天神，下直於人間，以司善惡，而分禍福」之說，其實已可見明顯地吸收了道教北斗信仰的觀念。

其實，在全球考古發掘中，發現萬字符的使用年代可以追溯至遠古，且疆域範圍極廣，幾乎出現在所有主要文化形態之中，這多少與古代先民的星宿崇拜有關。世界各地古代遺址中發現的萬字符號蹤跡，遍佈塑像、壁畫、建築裝飾及其它文物。在許多古老文明中，比如西亞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古埃及、乃至古希臘文明中，均出



■ 馬家窯文化，約公元前 3300 年到公元前 2100 年間存在於甘肅西部與青海東部的彩陶新石器時代文化，其許多陶器上均有「卐」字符號紋飾。

現過類似的紋飾，學者認為，這是古印歐民族對星宿崇拜的信仰，隨着人口的自然遷移、戰爭的疆域開拓和殖民主義的對外擴散，信仰和符號隨人們帶到世界各地，包括上面提到的古印度佛教與耆那教中某些元素或來自西亞之說，都逐漸形成了各種文化傳播的烙印。在歐洲的青銅時代，距今約 5,000 年前的蘇美爾文明就非常流行地把萬字符作為裝飾紋飾了，而古希臘的克里特人和特洛伊人在裝飾中也廣泛使用，而到了早期的基督教藝術和拜占廷藝術中也不難見到它的印記。此外，在大洋彼岸的美洲，三大文明即瑪雅文明、印加文明與阿茲特克文明中，也能看到類似萬字符的出現。古老的印第安人霍比部落，就常見以萬字符來裝飾器物或鐫刻在摩崖之上，人類學家普遍認為這是早期的吉祥符號之一，並解讀為與早期人類對星宿的信仰有關。因而，萬字符在世界各地的生命力歷久不衰，是一種普遍性的世界文化現象。總而言之，千百年來人類一直在迷蒙之中尋找着文明的最初乃至它的歸宿，我們的祖先在探索的道路上留下了點點印跡，靠着星空的啟示，為我們標記了一條回家的路。萬字符是屬於全人類的，它凝聚了天人合一的宇宙大氣，就像一把鑰匙，通向人類探索文明起源的大門。

(本文原載《今日中國》繁體版 2020 年 11 月號)



東晉時期，吐魯番先後歸前涼、前秦、後涼、西涼等西域地方政權所轄。1964 年，吐魯番阿斯塔那墓葬群出土了這一時期的《墓主人生活圖》，被譽為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紙質繪畫。此圖由 6 幅紙畫拼接而成，天空中左右各有一圓，這是根據《淮南子·精神訓》中描述的「日中有踰烏，月中有蟾蜍」之意所繪，靠近月亮一側的夜空中有兩組不同形制的北斗七星代表着不同季節，整体上表示出日月星辰周而復始的變化。中央部分描繪了身穿漢服長袍、手執團扇的墓主人坐在垂幔下，由旁邊的仕女侍候着，且有「鸞韶九成，鳳凰來儀」之象，《詩經·大雅》有云「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也即為「鳳凰非梧桐不棲」之意。此畫大有帝王氣象，並反映了漢文化西傳的蹤跡。新疆博物館藏。



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多洛利絲市 (Dolores) 遠古峽谷博物館 (Canyons of the Ancients Museum) 收藏的陶器，距今約 800 年，上面的紋飾亦被認為是與北斗崇拜 (Big Dipper Worship) 有關。¹

1 <https://misfitsandheroes.wordpress.com/tag/big-dipper>